

◎非常记忆

红色之约

三月，乍暖还寒。沐浴着早春的暖阳，熏拂着和煦的轻风，我们去赴一场红色之约。市委党校张开热情的双臂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市委党校是首府的干部摇篮，也是我心中的神圣殿堂。记得初次踏进党校大门，还是五年前，彼时她还在市中心的旧址。俯仰之间，我已从而立走到了不惑。这个春天，能够从繁重的工作中抽身，与党校再度相逢，我倍感珍惜。

终于见到了新党校，明媚、端庄、清丽。虽然还在建设之中，但已让人看到春的生机在枝条萌动。就像朝气蓬勃的党校人，奋进的脚步从未停歇。

我怀着一颗虔诚之心，拖着行李箱，走进3号公寓522房间。干净简洁的小单间，一床一书桌，电视和电话，温馨又舒适，一种回家的感觉即刻熏染了我。

这一次，我参加的是为期两个月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。我有幸和来自全市各地各部门的43位中青年才俊一起学习生活，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人生不可复制的充电时光。我们抛去私心杂念，远离世事纷扰，心无旁骛地去思考、去沉淀。

人在党校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高雅庄重的大楼、高端大气的会场、宽敞明亮的教室、平坦柔软的绿茵场、争奇斗妍的花木、富有韵味的长廊……处处给人以和美舒畅的感受。

犹记得，在党校度过的每一个画面。开学典礼庄严肃穆，专题授课如饮香茗，老师教诲重若千钧，读书分享提升素养，现场教学增长见识，党日活动坚定信念，趣味运动会欢声笑语，廉政教育筑牢防线，义务植树热火朝天，模拟问政碰撞火花……

怎能忘，在党校经历的每一个时刻。朗朗晨读声声入耳，重温入党誓词昂扬豪迈，实事求是广广场驻足沉思，马恩雕像前伫立仰望，综合楼前国旗迎风飘扬，体育馆里身手矫健，黄昏时分漫步谈心……

在党校，收获的不只是知识，还有感动。包同学运动负伤，跟腱做了手术。他舍不得老师和同学，坚持坐着轮椅回到党校。从此，大家精心陪护，轮流接送。那一幕，一定会成为我们铭记于心的温暖记忆。

投入党校的怀抱，真切感受她的博大无私。她是锤炼党性的熔炉，增强本领的沃土，人生进步的阶梯。在这里，我们的理论得到提高、思想得到升华、心灵得到洗礼、精神得到补钙。我们既仰望星空，更脚踏实地。

作家高洪波在《中央党校日

记》里说过，“美好的事物照例都是短暂的，党校的生活便是一种明证。”是的，报到时的场景记忆犹在，潜心学习的时刻依稀如昨，培训却已临近尾声了。那一天，细雨朦胧，我撑着雨伞，又一次走在校园里。驻足凝望，依恋不舍，任雨水打湿我绵长的怀念。

整理好行囊，再次回眸党校，已是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。党校，让我再一次轻唤你的名字。你留给我们的虽然是背影，我们却再次开启求索之旅，学习永无止境，逐梦永不停步。

初心如磐，使命在肩，步履铿锵从头越；铅华洗尽，更见从容，策马扬鞭再奋蹄。展望未来，我们有信心在建设“美丽青城、草原都市”的征途中，劈波斩浪，行稳致远。

文/张欣瑞

◎岁月如烟



母亲

有一种声音，想了很久也不肯抛之脑后——那声音来自您，母亲！有人说，从娘胎里开始，孩子最熟悉最有安全感的声音来自母亲，母亲的心跳声、母亲的呼吸声。是啊，每当听到母亲的声音，我都感动万千，难忘旧事。我知道，母亲生我时，剪断的是我血肉的脐带，这是我生命的悲壮；我也知道，小时候，母亲的膝盖是扶手，让我扶着它学会站立和行走；长大后，母亲的肩膀是扶手，让我扶着它学会闯荡和守候；离家时，母亲的期待是扶手，让我扶着它历经风雨不言愁。

母亲，一直任劳任怨。母亲出生不久，外公就为了生活跑去东南亚，家中只有外婆和舅舅、母亲三人，从小母亲脏活苦活都得干，长大后嫁给父亲，当时的大学生，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，可父亲毕业时分配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南。这下可好了，他们一分居就是18年。这18年，父亲长年在外工作，母亲把我们这个家撑了起来，里外一人包，她的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一坚持就是18年。尤其是1973年~1978年，爷爷中风那几年，我们和伯父、叔叔三家轮流照顾爷爷，我们家没有男劳动力，母亲只能和奶奶担起了重担，但每当轮到我们家时，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弄点好菜给爷爷吃。记得那时，我们兄弟俩喜欢到水沟里去捉鱼，偶尔捉到鱼，母亲总会说：

“这鱼留给爷爷改善一下生活。”父亲每次从海南寄回来的海鲜干货，母亲都会第一时间让我们

给爷爷奶奶送去。

直到1984年，母亲随父亲调到县城，成为镇上水银提炼厂的一名集体工。可没几年，这个厂倒闭了，母亲下岗在家，又干起了包装凉果的活，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读书。

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仨抚养成人，当我们姐弟三人成家立业了，母亲帮忙带孩子，和父亲开始享受天伦之乐，也过了几年好日子。没想到，命运却又跟母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，好像故意在考验母亲的毅力。

2014年2月，父亲中风住进了医院的重症室，昏迷了12天的父亲终于醒了过来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因为父亲忘不了母亲对他的爱，舍不得离开母亲，才让他如此坚强地挺了过来，但只能瘫痪在床上。术后的护理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瘦弱，头发越来越白，但她从不对我兄弟俩说一个“累”字。我们希望请个护工，可是母亲嫌费用高，担心护理不到位，坚决要搬回乡下住，自己一个人来负责护理。拗不过母亲，我们只好将父母送到乡下住。这下，母亲的担子更重了，每天要负责父亲的吃喝拉撒，还得帮父亲洗澡、擦身。父亲瘫痪无法运动，上身变胖下身萎缩，而母亲不到一百斤的身子，侍弄父亲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五年多来，母亲为了照顾好父亲，想了不少办法，动了不少脑筋。母亲就是这样默默地服侍着父亲，从无怨言，她说这是命。当然，最常听她说的一句话，就是“老啊（喊我父亲），心态好好，活老老。”一句“心态好好，活老老”，让我再次从母亲身上读懂了她的无私、平凡而伟大的爱。文/林少华

◎往事情怀

乡愁

我自幼在大漠戈壁长大，几乎日日都和小伙伴在砾石中玩耍，上房、翻墙、放牧、捉虫、探洞、放牧、饮水……当然最喜欢的是在羊群驼群马群中打转。每年冬天，羊群开始大规模产仔的时候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，那些出生不久的、纯洁的小羊羔，总让我爱不释手，白天逗着玩，晚上恨不能直接抱进被窝搂着睡一晚，恨不能它们永远不要长大，永远陪着我玩耍嬉戏。

2019年新春，一个小视频意外地引起了我的“乡愁”。视频里，一个穿着棉衣戴着棉帽的2岁小男孩坐在羊圈里，四周围满了出生月余的小羊羔，雪白的小羊似乎把小男孩当成了同类，围着他不停地咩咩叫。小男孩坐在羊羔堆里，伸手摸摸这只，又摸摸那只，不断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

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童年时代，也如这般童真有趣，整日混在羊羔群里，乐此不疲，那些柔

软的、洁白的小羔羊，是戈壁给予我的最珍贵的馈赠，我们一同相伴着走过了数载岁月，共同填补了对方幼年时期玩伴的空白。任何一个在羊群里长大的人，在成年后都不会忘记这些小生命所给予的片刻柔软和温暖。

春节期间，有不少人都选择回到了戈壁上的小土房，和家里的老人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安宁祥和的新年。在人们的谈话中，提到最多的是羊圈、驼群、弱水、全羊和长调。也有不少人选择在新年第一天登上贺兰山的巴音笋布尔峰，在南寺北寺进香朝拜，去看那茫茫的阔野，看一望无际的大戈壁，在林立的松柏中静听风声，在山间疾呼纵歌，将陈年旧事全都抛却，将新的希望和未来收入囊中，带着它奔赴下一个日日夜夜。

双峰驼、贺兰山、额济纳胡杨林、巴丹吉林沙漠、东风航天城、戈壁石、曼德拉山岩画、烤全羊、长调民歌、居延海是阿拉善的文化符号，同样也是阿拉善儿女的乡愁所在。无论走多远，无论身处何地，这些元素也永远是人们割舍不下的情怀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为何有那么多的阿拉善人，一回到戈壁就热泪盈眶，一饮酒就想纵情高歌，酒到深处便载歌载舞，一回到羊群里便展露天性，一走进南寺，便念起了仓央嘉措的诗，恍若一个最最纯真的连笑都带着几分童真的意味。

这便是来自土地的乡愁，所有的文化符号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变迁中，已经深深融入了阿拉善大地的骨血，如同一种家族的特征，镌刻在阿拉善儿女的灵魂深处。而这里带着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牛羊马骆驼、沙漠戈壁草原、歌声乐曲舞蹈、服饰饮食甚至是手工艺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我们辨认“同类”的通行证和密码，只要你和我拥有同样的乡愁，那我们便是同一片土地孕育的孩子。相同的口音、手势、文字、习俗，就长在我们的血脉里，永远永远都不会消逝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人也等同于一棵树，民俗、文化、地区特色是我们的养分，家族、亲友乃至血缘是我们的根系，学历、知识、社会地位是我们的枝叶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是我们一生投下的阴凉。一棵树若想长大，想枝繁叶茂，想百年千年地生长，根系要长要坚强，养分要足也要宏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年年开花结果，年年引蝶招蜂，吸引八方鸟儿安家落户、搭台筑巢。俗语讲，人挪活树挪死，可我总觉得，乡愁太重的人，挪了地方也会枯萎，如同一棵失去了故土的树，时日久长便因水土不服和养分不足而形如死木。所以家乡的人，嗓门洪亮，身体健硕，目光长远，度量宽宏，这便是这片热土所给予他们的养分，让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，取之不尽，受用无穷，继而惠泽子孙，造福后代。

在我心中，家乡如此动人，传说与故事如此令人神往着迷，它的一草一木、一沙一石和一字一句都是我乡愁的来源，我走过北京城的红墙碧瓦，走过沿海城市的柔软沙滩，走过革命老区的厚重庄严，可心中念着的，始终回响着的，永远是来自土地的依恋和牵挂。

这来自土地的乡愁，是我今生永远也走不出的眷恋。文/李娜

◎城市笔记



小雪

那年春季的一个早晨，二哥家女婿笑嘻嘻捧了一团“雪球儿”进屋，“爸，这是我刚领养的小狗娃，名叫小雪。可是单位派我出差一周，明天就得走。爸爸，我把小雪托付给您了。”

“你安心去工作吧。我肯定会好好照顾小雪的。”

二哥果然像一位合格的奶妈，每天周到细致地喂养小雪，以至于女婿出差回来，小雪还是跟二哥更亲。

转年，二哥家老宅拆迁，得先搬到临时安置的周转房住一段日子。二哥万分不舍告别老宅的时候，忽见屋前地面有一小堆白，走过去瞧个究竟，那堆白居然自己活动了，还快速朝他而来……是小雪，欢快地摇着尾巴，仿佛向主人邀功：“我一直都在看家护门哦。”二哥心头发酸，像跟孩子说话：“走吧，跟紧我，咱要上新家了。”小雪一愣神，屁颠屁颠跟在二哥身后去了新家。二哥还埋怨女婿：“你咋没给小雪拴绳呢？这么野跑可不行。”“这就拴，这就拴。”女婿知错认错，小雪规规矩矩卧在向阳、避风的窝里，无辜的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。

再后来，二哥轻度脑血栓，右侧上下肢运动不方便了，却仍然牵了小雪去遛弯。某天遛弯时脚下一滑摔了个屁蹲儿，无论如何自己站不起来了……小雪焦急地围着二哥转圈，却也没办法帮助主人立起身来。情急下，二哥指着家的方向，说：“回家，叫人来。”小雪像是听懂了，飞速往家跑，很快，女婿急匆匆赶来，“爸爸，您哪儿疼？”“扶我起来吧。没大事儿。”女婿说：“小雪独自跑回家，我还纳闷儿呢，它叼住我的裤腿猛往外拽……爸爸，小雪都能给您当报信员啦！”女婿搀扶着老丈人，小雪轻快地走在前面，一起回家。细长的狗绳一会儿弯曲一会儿拉直，阳光下都有很美的剪影……文/辛宝祥